

## 孫子的戰術思想

### 一、武 裝

人類和其他動物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人類會製造工具，使用工具，去增進社會生活，而其他的動物卻沒有製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本領。從人類開始製造工具那一天起，世界上的動物就分了家，會製造工具的，過著複雜的進步的上等生活，不會製造工具的，過著簡單的落伍的下等生活。上等生活，是人類的生活，下等生活，是禽獸的非人類生活。

從這裡可以知道，人類之所以能夠戰勝別的動物，征服別的動物，就是因人類有製造工具使用工具的本領。這種本領，就是人類所獨有的戰術。

戰爭是人類社會生活當中的一件大事，要生活，就離不開戰爭。會製造工具的上等動物和不會製造工具的下等動物打仗，結果，會製造工具的戰勝了，不會製造工具的戰敗了，勝敗的關鍵是「會」與「不會」。可是，人類自相殘殺的戰爭，便不同了。這一群人會製造工具，使用工具；那一群人也會製造工具，使用工具。勝敗的關鍵，不再是「會不會」的問題，而是「好不好」的問題，「多不多」的問題。人與人的戰爭，雙方都是用武器的，如果人的本領是相同的，誰的武器好，誰就占上風；如果武器是相同的，誰的武藝好，誰就占上風；如果武器和使用武器的武藝也是相同的，那一邊的人多武器多，那一邊就占上風。「會不會」的問題也有發生的時候，那便是新武器和新戰術的出現。

孫子的戰爭觀念是很廣泛的，戰場上的互相砍殺是戰爭，外交上的縱橫捭闔是戰爭，政治上的釣心鬪角也是戰爭。因此，他的戰術思想，範圍也很廣泛。他所提出的戰術原則，有一部份不僅適用於武力戰，也同樣適用於攻心伐謀的政治戰和外交戰。他所說的戰爭準備，也不單是武裝軍隊，而是武裝全體國民，武裝整個國家。

人既然是製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動物，在戰爭上，戰鬥員的智力和體力，精神力和物質力，都是決定勝負的要素。在實行武力戰的時節，物質的力量是更加重要的。孫子說：「凡用兵之法，馳車千駟，革車千乘，帶甲十萬。」他為甚麼不提到作戰的人呢？因為人只是戰爭的起碼條件，有了人，還得加上大量馳車、革車、盔甲之類的裝備，還得帶著大批弓、矢、戟、盾、矛、櫓之類的武器，才像一支軍隊，才能和全副武裝的敵人交戰。在孫子看來，武器和裝備的齊全，實在是作戰的先決條件。

武器和裝備是戰術的基礎，有甚麼樣的武器和裝備，就有運用這種武裝並使這種武裝發揮高度效能的戰術。新式武器產生了新型軍隊，新型軍隊創造了新式戰術。軍隊的組織是跟著武裝變的，戰爭的藝術是跟著軍隊的組織變的；換句話說武器決定戰術。

## 二、地 形

除了武裝，決定戰術的另一個因素，就是地形。有甚麼武裝，就有使用這種武裝的戰術；在什麼地方打仗，也有最適於這個地方的打法。武器是各式各樣的，地形是各式各樣的，戰術也是各式各樣的。

孫子特別重視地形對於戰爭的影響，把地利列為國防力量的五大要素之一。他費了很多工夫去研究軍事地理，在孫子兵法中，幾乎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關於地形的分析、說明和利用的。

在「地形」篇裡，他以自然地理為基礎，把地形分為六種：

（一）我可以去，他也可以來的，叫作「通形」。應先佔領高燥朝陽的有利地帶，使補給線暢通，以便作戰。

（二）去時容易，來時難的，叫作「挂形」。應當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，一舉將敵人擊破。如果敵人戒備很嚴，前進打不勝，後退退不回，是很危險的。

（三）我出去沒有好處，他出去也沒有好處的，叫做「支」形。在這裡敵人引誘我們，我們千萬不要出來，應當假裝撤退，等敵人出來一半的時候，再打擊他。

（四）兩邊高，中間凹的，叫做「隘」形。我軍先佔領的時候，必須將整個通道全部控制，阻止敵人前進，若是敵軍先佔領了，無隙可乘，就不要前進；有隙可乘，就開進去佔領幾個據點，再作計議。

（五）山谿掩映，崎嶇難行的，叫做「險形」。我軍先佔領的時候，必須駐紮在高燥朝陽的有利地帶，等待敵人；若敵軍先佔領了，我軍應當自行撤退，不可仰攻。

（六）敵我兩軍離得很遠，而雙方又勢均力敵的，叫做「遠形」。遠形是不利於進攻的。

在九地篇裡，他又以敵我兩軍與地形相互關係為著眼點，把戰場形勢分為九種，這種種形勢是可以改變的。

（一）在本國境內作戰的，叫作「散地」。散地作戰只可採取攻勢，用堅壁清野的方法消耗敵人，等他們衰弱混亂的時候，再打擊他們。

（二）侵入敵境尚未深入的，叫作「輕地」。應繼續前進，繼續深入，不可休

息。

(三) 我得到也有利，敵得到也有利的，叫做「爭地」。取「爭地」不可攻堅城，必須作迂迴的辦法，避重就輕，兼程並進，趕快到達目的地。

(四) 我也可以去，他也可以來的，叫作「交地」。交通要道，不要封鎖，暗中設下埋伏，誘敵深入，等到敵軍通過的時候，伏兵四起，出其不意，用奇襲的方式打敗他。

(五) 和我國是鄰居，和敵人也是鄰居的國家，四通八達的，叫做「衢地」。衢地必須用外交手腕，和它成立聯合陣線。

(六) 深入敵國心臟作戰的，叫做「重地」。在敵國作戰，交通線太長了，物質的補給很困難，必須盡量利用敵國的一切資源，實行以戰養戰。

(七) 凡是丘陵、森林、湖沼等難行的地帶，叫作「圯地」。圯地必須趕快通過，不可停留。

(八) 前進的道路很狹小，後退的道路很彎曲，敵人可以以寡擊眾的，叫作「圍地」。在圍地作戰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攻。

(九) 趕快打還有勝利的可能，不趕快打就要滅亡的地方，叫作「死地」。死地必須破釜沈舟，孤注一擲，作殊死戰，殺出一條生路。

在行軍篇裏，孫子更具體地指出了山地戰、河川戰、湖沼戰、平原戰、森林戰的戰術原則。

(一) 在山地行軍，宿營地必須靠近谿谷，居高臨下，選擇有水有草物產豐富的地方。因為軍隊有一種好高而惡下，貴陽而賤陰的特性，所以遇到丘陵和堤防，必須駐紮在太陽光芒照射到的地方；右面最好靠近高地，取得依託。敵人若在高頭，不要爬上去仰攻，仰攻是很吃虧的。

(二) 在河川地帶行軍，渡過了河，要離河遠一點再宿營。宿營地也要選擇地勢高燥，容易找到飲水的地方。敵人過河來攻，不要到水裡去迎擊，等他們渡過一半，還沒有站住腳的時候，就趕快向他們猛烈進攻。即令是求敵作戰，也不可到河邊去迎接他。敵軍發現我們在這兒嚴陣以待，他們就不肯渡河了。

(三) 潮濕低下的鹽鹼地和沼澤地帶，是荒涼的不毛之地，最不適於居住，大軍通過這些地方，必須快地走，不可停留。若是在鹽鹼或沼澤地打仗的話，也要依水傍草，找林木叢茂的所在構築陣地。有草的地方，水大概是甜的；有樹的地方，比較乾燥一點，人馬容易生活。

(四)在平原行軍，應駐紮在平平坦坦容易運動的地方，右手最好能靠著高地，取得依託，免得被敵軍兩面夾攻。如果在平原上能夠找到一個小丘陵似的斜坡，在斜坡上安營下寨，前低後高，視線廣闊。敵人若從正面仰攻，必很費力；我軍若迎擊敵人，就佔到居高臨下滾水走石的便利了。

(五)在森林地帶行軍，有丘陵重疊、草深樹茂、蘆葦叢生、不見天日的地方，就是敵軍隱匿，敵探躲藏的地方，必須細細地反覆地搜索，嚴密地警戒，以免遭受敵軍的襲擊。沒有一點兒風，而樹木忽然由遠而近地搖動起來，就是敵人斬荊披棘來攻的徵候。敵軍周圍草木蒼茂，層巒疊翠，障礙重重的，就是敵人虛張聲勢、肴亂耳目、掩蔽真象的徵候。鳥本來是低低地慢慢地飛時，忽然高飛起來，就是下面有伏兵的徵候，山林草木裡面，野獸們忽然狼奔豕突地亂跑亂逃，就是敵軍在草木掩蔽之下來襲的徵候。遇到了這種情況，必須箭上弦，刀出鞘，準備予來擊者以打擊，殺他個片甲不留。

孫子說：“地形是軍隊的助手。料敵制勝，計較地形的險阨遠近而支配兵力，是上將的重大任務。明瞭敵情地形而指揮軍隊作戰的，一定打勝；不明瞭敵情和地形而指揮軍隊作戰的，一定打敗仗。”

地形的重要性，和它對於戰略戰術的影響，用不著再說了。

### 三、築 城

城堡是農業封建社會的產物，在社會生產技術還停滯在小手工業的階段，築城是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有效辦法。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們，既沒有天然的險要形勢作為防衛的憑藉，只好用人力去改變地形，挖壕築城，製造險要了。

築城是國防建設中很重要的一環，孫子的戰術思想雖然在偏重攻勢作戰那一方面，他對於防禦的工作，也沒有忽略。防禦工作是攻勢作戰的基礎，要是連防禦的準備都沒有，就冒昧地向敵人發動攻勢，那是很危險的。孫子說：“歷史上善於作戰的偉大將帥，都是先努力造成不可勝的形勢，去等待敵人可勝的形勢。不可勝的形勢，是要自己去創造，去爭取的；可勝的弱點，在敵人那一方面，暴露出來以後，才能不夫時機地去把握它。”他又說明，“不可勝就取守勢，可勝就取攻勢。所以取守勢，是因為兵力不足；所以取攻勢，是因為兵力有餘。在兵力不足的時候，最好是把壕溝挖得深深的，把堡壘築得高高的，謹防強大的敵人來攻。所謂「藏於九地之下」，意思是把地面下的泥土挖掘出來，築成很高的城堡，人藏在壕溝裡挖出的泥土所築成的城堡裡防守，就像是藏在很深的地面下一樣，是很安全，很鞏固的。”

築城是一件非常艱巨的工作，要消耗很多的人力，很多的器材，很多的時間，如果沒有十分必要的話，誰也不肯做這種冤枉事。因為好逸惡勞，正是人之常情。然而在作戰的時候，好逸惡勞是不行的。把局勢看得太樂觀了，把敵人的戰鬥力估

計得太低了，往往會造成悲慘的結局。孫子曾經向懶惰的、樂觀的、輕敵的將帥們提出嚴重的警告：“你不要仗恃敵人不會來呀，我們準備好防禦的工事等待著他，才是最可靠的；你不要仗恃敵人不會向我進攻呀，相信我們自己所做的使敵人認為不可攻的防禦工事罷！”

孫子不但注重平時的築城，而且注重戰時的築城。城堡是人民和軍隊的甲殼，只要安全受到威脅，隨時隨地都可以建築的。

有一次，吳王問孫子說：“我若是率領大軍深入重地，越過的城市很多，補給線被斷絕了。想回去又回不去，想就地徵集糧草，保全實力，怎麼辦呢？”孫子說：“在敵國腹地作戰，士兵們必然很勇敢，不怕死，後方運輸線不通的時節，就要實行就地徵發的辦法，以供給軍隊的需要。部下得到糧食布疋，一律繳給長官，繳得多的有賞，這樣士兵就不想家了。若想歸還出險的話，必須嚴加戒備，挖深溝，築高壘，表示出準備久守的樣子，另一方面，卻暗暗地把交通道上的障礙掃除了，然後駕著輕快的戰車在道上飛馳，把塵埃揚起來，遮蔽敵人的視線，並且故意遺棄一些牛馬引誘敵人，敵人若是出來跟蹤追擊，就秘密地設下伏兵，約定日期，內外夾攻，敵人的失敗，老早就未卜先知了。”

吳王又問孫子道：“假使我們的隊伍侵入敵境，敵人強大的兵力蜂湧而至，將我們重重疊疊地包圍起來，想突圍而出，四面又阻塞得水洩不通，要想激勵全體將士們，使他們拼命突圍，怎麼辦呢？”孫子說：“深溝高壘，表示準備死守，不要慌張，不要亂動，把我們的能力掩蔽得好好地。然後告訴全體將士們，使他們曉得突圍是萬不得已的辦法。於是把牛殺了，把車破開當柴燒了，使將士們飽餐一頓，剩下的糧食一齊燒光。接著把井填了，把爐灶平了，把頭髮剪了，把帽子拋了，把活著的念頭根本打消。將帥是沒有別的計策了，士兵們只有下最大的決心，和敵人死拼。於是大家磨刀的磨刀，整甲的整甲，或者集中力量突破一點，或者同時猛撲敵軍的兩翼，戰鼓冬冬，殺聲震天，嚇得敵人喪膽落魄，手忙腳亂，張皇失措。然後分出一支精銳的隊伍，趕快抄襲他們的後路。這叫作死中求生。所以說，被敵人圍困而不想方法的，必定無路可走，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而不拼死作戰的，必定陷於滅亡。”

從上面這兩段話裡，我們可以知道孫子在戰地築城的妙用，並不是等著挨打，而是欺騙敵人，以出其不意的手段，挽救被敵人殲滅的命運，並且以寡擊衆，使戰爭轉敗為勝。

孫子深知道築城的好處，也深知攻城的害處。他說：“攻堅固的城會使兵力衰竭的。”因此，他不主張採取硬碰硬的手段攻城，他認為攻城是萬不得已的下策。在「謀攻」篇裡，他說明攻城的辦法，“整備櫓楫、輜輜和其他攻城所必需器械，就需要三個月的時間，堆成攻城或觀測用的名為「距堙」的土山，又需要三個月的時間，這大概就是所謂「動於九天之上」了。如果將帥們覺得這種堆山攻城的法子

太笨，憑一時血氣之勇，令士兵們前仆後繼地像螞蟻一股往上爬，死傷三分之一還攻不下來，這才是硬攻的災害呢。”

攻城既然有這樣大的災害，孫子受了這種災害的壓迫，便想逃避攻城這一重難關。於時產生了一種不戰而勝不攻而克的理想，他以為精通戰爭藝術的將帥，一定得有「不戰而屈人之兵，不攻而拔人之城，不久戰而毀人之國」的本領，不然，他就不算是卓越的將帥。

然而攻城問題是不是就這樣籠籠統統含含混混地解決了呢？在「九變」篇裡，孫子比較具體地提到了攻城問題，只說了一句「城有所不攻」，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孫子並沒推翻攻城的原則，不過拋棄了一部分不必要進攻的城罷了。在「虛實」篇裏，他更進一步地說明，攻必取的城，正是敵人沒有設防的城市，或者說，我們進攻的地點，正是敵人防禦力量最弱的地點。在這種條件之下，才能做到「攻而必取」，但問題還不是「不攻而取」。後面又補充了一句，說是善於進攻的，敵人不知道在那裡防守；善於防守的，敵人不知道在那裡進攻。攻的一方在千方百計地發現敵人的弱點，而防守的一方又在千方百計地掩蓋自己的弱點。如果棋逢敵手，要做到攻而必取的希望都是很渺茫的。

比較深刻一點的思想，倒是聲東擊西，在另一要點發動牽制攻勢。孫子說：“我軍打算求敵決戰，敵人雖然高壘深溝，也不能不與我軍交戰，因為我軍所進攻的地點，是敵人不能不救的要害啊！”顧彼失此，當敵人轉移兵力去保衛另一個致命傷的時候，遺留下來的高壘深溝，便可以乘虛而入了。

孫子的戰術思想是相對的，是有條件的。攻而必取的條件是「敵所不守」，守而必固的條件是「敵所不攻」；優秀的將帥，必須碰到飯桶，才能不攻而取，不戰而勝。

#### 四、教 育

高明的戰術家，必須是精通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文化各種學問的博士。他首先得認識時代，洞悉世界大勢。他預見到一個國家在歷史的進程中將要碰到什麼樣的敵人，預見到將要在什麼地點和這個敵人發生戰爭，並且預見到戰爭的性質和他的前因後果。拿這些正確的遠見作基礎，戰術家的腦子裡便產生應付國家未來的災難的方法，產生了一種足以轉禍為福的戰術思想。

特定的時間，特定的空間，特定的敵人，向國家要求組織一支使用特定武裝的軍隊，而武裝的種類和樣式，又受著社會生產力的限制。人類所夢想的各種新奇的武器，往往使製造武器的軍事技術家們束手無策。戰術家無可奈何，不能不跟在軍事技術家的後面跑。

戰術是使用戰鬥力於戰場的戰爭藝術。戰鬥力的發生和大小，又是由軍隊、武

裝和軍隊使用武裝的技術來決定的。怎樣使普通人民成為士兵，使士兵成為熟練的戰鬪員，使各級軍官成為優秀的戰爭領導者？只有教育才能完滿地解決這個問題。

孫子認為戰鬪力的根源，就是使人民和政府意識相同的「道」。要想使人民和政府的意識相同，思想一致，非從教育入手不可。教育應當使人民知道國家是可愛的，敵人是可恨的，並激動人民愛護祖國，仇視敵人的情緒，使他們知道誰是國家民族的敵人，然後人民才能團結一致接受政府的領導，服從政府的命令。如果不先把人民的頭腦武裝起來，要使人民熱烈地參加軍事組織，勇敢地和敵人拼命作戰，是不可能的。

教育使人民相信政府，擁護政府，團結在政府的周圍，政府的法令才行得通。政府的法令行得通，然後才能更進一步實行軍事教育。所以孫子說：“政府法令平時能夠雷厲風行去教育民眾，民眾自然會服從政府的法令；政府法令平時就行不通，而去教育民眾，民眾就不會服從了。”他並且說明平時令出必行的條件，是「與眾相得」，這個「相得」，是互相需要的意思，政府需要訓練民眾，民眾也需要受政府所施行的訓練，工作一定是一往順利，事半功倍。

孫子認為教育的實施是有次序有步驟的，軍事訓練必須與政治訓練並重，軍事訓練應當由政治訓練著手。談理論的不可忘記了實踐，講實踐的也不可忽略了理論。理論離開了實踐，就成為無用的空談，實踐離開了理論，就成為盲目的行動。政治與軍事互相滲透，理論與實踐密切配合，才能發出不可戰勝的力量，孫子說：「令之以文，齊之以武，是謂必取」，便是這種教育精神的表現。

普通的士兵，只要有強壯的體魄，強烈的感情，強健的意志，善於使用武器，服從長官的命令也就夠了。中下級軍官們除了具備士兵的能力以外，還需要學習駕駛戰車，使用笨重武器的技術，和帶兵的方法，他們甚至還需學習一些粗淺的戰爭理論和基本戰略戰術，至於將帥，不但軍事統率，戰略戰術，和大戰學理，樣樣都必須精通，就是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部門的學問，也不能不下工夫研究。因為統兵的元帥是「出則為將，入則為相」的，所以孫子講到普通的戰鬪兵，便問他們的戰鬪力強不強；講到軍官佐，便問他們的技術熟練不熟練；講到將帥，便問他們是不具有能。普通戰鬪兵的武器是輕兵器，軍官佐的武器是重兵器和士兵，而將帥的武器卻是組織龐大的軍隊，沒有豐富的智識，銳利的眼光，冷靜的頭腦，周密的思想，堅強的意志和統御的能力，是不能勝任的。

仁愛是孫子軍隊教育的出發點，祇有仁愛才能造成全軍上下心理上的團結，一支團結得像鐵石一樣堅固的軍隊，一定能夠以寡擊衆，以弱敵強。孫子以為將帥看待他們軍隊像父母看待嬰兒一樣，他們的軍隊就可以和他們一齊去冒險犯難；將帥看待他們的軍隊像父母看待愛子一樣，他們的軍隊就可以和他們同生共死。全軍上下，能夠同生死，共患難，便不愁打不勝了。

不可戰勝的軍隊，一方面需要心理上的精誠團結，一方面需要有鐵的紀律。孫

子說：“愛護部下而不能約束部下，厚待部下而不能指揮部下，亂七八糟而不能加以組織，好像嬌生慣養的兒子一樣，這種隊伍是不能用的。”他又說：“士兵們還沒有對長官發生好感和信仰的時候，就去懲罰他們，他們是不會心悅誠服的，不心悅誠服就難得指揮他們作戰。如果士兵們對長官已經發生了好感和信仰，應當執行懲罰而不執行，這種隊伍是不能用的。”精神訓練的目的是造成全軍心理上的統一，軍事訓練的目的是造成全軍行動上的統一，在理論上既然知道應該怎樣做，在行動上就必須切切實實地表現出來。沒有表現或表現得不夠是應當用懲罰的手段去鞭策他，使他跟上隊伍。如果把軍隊比作一列火車，紀律就是軌道，假使有一個輪出了軌道，整列的車就會翻倒的。

軍隊教育的最高理想就是孫子所說的「齊勇若一」，大家要行動一齊行動，要休息一齊休息，雖然一支軍隊是成千成萬各色各樣的人組織而成的，可是活動起來卻像一個人一樣。因為教育已經把每一個士兵和每一個軍官標準化了，並把許多的士兵和軍官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戰鬥體了。勇者不能獨進，怯者不能獨退，將帥們指揮這樣的軍隊，好像一位大力士使用他自己的拳頭。

## 五、選 將

柏拉圖曾經說過：“蓋房子要請泥水匠，做鞋子要請鞋匠。”打仗是決定國家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，並不能玩把戲，所以應當選將。就是玩把戲，也要請魔術大家才玩得好。

戰爭是決定國家命運的，將帥是決定戰爭命運的，孫子說：“懂得用兵的將帥，是人民生命的操縱者，是國家安危的主宰者，政府必須選擇最有本領的人去幹。”又說：“將帥是國家的輔助者，如果輔助得很周到，國家必定強大起來；如果輔助得處處都是漏洞，國家必定衰弱下去。那有人不希望自己祖國強大起來呢？那有人甘願使自己祖國衰弱下去以至滅亡呢？”所以歷史上英明偉大的政治領袖，都是禮賢下士，求才若渴，生怕蓋房子的不是泥水匠，做鞋子的不是鞋匠，周文王必恭必敬地把姜太公請到車上，拖回朝中，拜為軍師，稱為尚父；劉備也不辭勞苦，三顧茅廬，去請諸葛亮出來，輔助他打天下，就是選將的例子。

不過，古來君主有些以為自己無限遵嚴，以為神聖天縱，喜歡濫用權威。孫子具體地指出來三件事，說君主足以造成軍隊很大的患害。

第一，君主不知道軍隊是不可以前進的，硬要他們前進；君主不知道軍隊是不可以退卻的，硬要他們退卻；這叫做「糜軍。」

第二，君主不懂得軍事，卻干涉軍事方面的事，於是軍官佐士兵們的信心就喪失了。

第三，君主不懂得戰略戰術的運用，也擔任指揮大軍作戰的將帥，軍官佐士兵們就表示懷疑了。

俗話說，強將手下無弱兵。因為士兵們相信他們的總司令是打仗的好手，跟著總司令走必定萬無一失，所以才能絕對服從命令，發揮偉大力量，戰無不勝，如果士兵們知道他們的總司令是外行，他們自然不相信他的作戰計劃是正確的，自然不肯跟著總司令去跳火坑，白白地送掉性命。這樣，總司令就令而不行，行而不動，動而不齊了。到了危險的時候，大家就隨風轉舵，各自逃命了。軍隊既惑且疑的結果，必定使士氣瓦解，全軍陷於混亂狀態，把勝利送給敵人。

所以孫子說，將帥有才能，而君主又不騎在背上的，才能得到勝利。

作將帥的應當有些什麼才能呢？最基本的條件就是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。打仗是鬪力的，可是要使軍隊的戰鬪力發揮到最高點，卻處處需要絞腦汁，需要鬪智。知彼如己，知天知地，都是絞腦汁的事情，而龐大的軍隊一舉一動，都因為敵人的破壞，不能照自己的理想進行，各色各樣真假難辨的情報，也要求將帥運用過人的智力去判斷。至於大規模的戰爭，當總司令的，如果沒有慧眼，便不能識破戰機，捕捉戰機，主宰戰局。在有利的時間，有利的地點，以優勢的兵力壓倒敵人。實行速戰速決，衝鋒陷陣的勇將，並不難得；料敵制勝百不一失的智將，歷史上卻很少見。將帥必需先有了絕頂的聰明，其它的種種德性，才能圓滿發展。孫子兵法是智慧的樹所結的果實，不透明的珍珠，是中國的軍事天才所不取的。

軍事行動完全以利害為轉移，有利就幹，沒有利就不幹。所以孫子說：「兵形象水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敵而制勝」。除了利害，絕不應當受別種力量的影響，而決定軍事行動。一個將領，應當知道「塗有所不由，軍有所不擊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爭，君命有所不受」，只知道死守成規而不能隨機應變的人，他所得到的，往往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勝利。可是勝利不是會自天而降的。有些君主，寧願戰爭失敗，卻不允許將帥違背他的命令。

孫子說，將帥有五大危險，那五大危險呢？

第一是「必死可殺」，當將帥的為了表示他對於盟主的忠誠，很容易說出「不成功，便成仁」的話。其實，將帥是只許「成攻」不許「成仁」的，國家的命運都操在將帥手裡，當然不能用個人的死去委卸戰敗的責任。將帥一成仁，全軍的生命和國家的命脈，也就跟著斷送了。

第二是「必生可虜」。戰爭是一件危險的事，將帥必須冒生命的危險去奪取勝利，如果貪生怕死，弄不好就會被敵人活捉的。

第三是「忿速可侮」。將帥的頭腦應當冷到冰點以下。萬不能意氣用事，就忘記「利害」了。

第四是「簾潔可辱」。廉潔是將帥的美德，可是敵人罵你貪污，你也不要理他。

第五是「愛民可煩」。愛護民衆也是應該的，可是絕不可為一小部分民衆的利益去犧牲全體民衆的利益。如果敵人用擾害民衆的手段來刺激將帥，使他在不利的情況之下和敵人決戰，也不能上他的當。

從這五件事可以知道，作將領的縱使信也有了，仁也有了，勇也有了，嚴也有了，如果智慧不夠，仍然是一顆不透明的珍珠，賣不到上等價錢。

良將本來是不多見的，而能夠認識良將的政治領袖更少，所以有了將才，還要有人來選；選上了，還要有人能用；用了，又要不掣他的肘，牽他的鼻子，使他能夠獨斷專行，盡量表現他的才能。平時的將領，是不是戰爭的能手，只有到戰時才見分曉。如果在戰爭中發現將帥能力薄弱，老打敗仗，必須趕快撤換，另請高明，見得士兵「既惑且疑」，因疑而亂，困亂而崩，戰爭對於將帥的選擇，比君主還要客觀，還要確實。將帥的選擇，平時要緊，戰時更加要緊，君主如果老不撤換打敗仗的將帥，敵人就毫不留情地去撤換懦弱無能的君主了。

人是戰爭的主宰，將帥又是人的主宰，孫子開口就說善戰者如何如何，閉口又說善用兵者怎樣怎樣；既要「明主慮之，良將修之」；又勸「明主慎之，良將警之」。千言萬語，無非為的「安國全軍」，取得賤價的勝利啊！

## 六、戰 術

戰術是用戰鬥力來打仗的學術，離開了戰鬥力，戰術便沒有基礎。孫子以為戰術是應當根據戰鬥力的大小而決定的。他說：“用兵的方法，當戰鬥力十倍於敵人的時候，就包圍他；五倍於敵人的時候，就進攻他；兩倍於敵人的時候，就分成兩支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地打擊他；勢均力敵的時候，就竭力抗戰；少於敵人的時候，就逃之夭夭，不和他決戰；不若敵人的時候，就設法避免正面衝突，不要上他的圈套。戰鬥力小的一方用硬碰硬的辦法打仗，一定會被戰鬥力大的一方活捉的。”

如果再把孫子的意思引申一下，可以分作三種情況來說：第一、是優勢兵力的戰術，必須用全力壓迫敵人，以求速戰速決。第二、是均勢兵力的戰術，必須爭取決戰地點和決戰時間的優勢，以博得勝利，可以速則速，可以久則久。第三、是劣勢兵力的戰術，必須保全實力，逃避決戰，用拖的辦法，取得一段時間，使劣勢拖成均勢，均勢轉為優勢，再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。

速決主義支配著孫子的戰術思想，要達到速決的目的，必須在戰鬥力佔優勢的前提下採用閃電戰術。閃電戰術的必要條件是：（一）機先，（二）秘密，（三）

奇襲，（四）制壓，（五）機動；而孫子也說：（一）致人而不致於人，形之敵必從之，（二）難知如陰，（三）其勢險，其節短，（四）其疾如風，動如雷霆。閃電戰術這個名詞雖然是德國最近才創造的，若論起思想來，孫子實在是閃電戰術的鼻祖。

在這裡，我不能夠將孫子的戰術思想全盤地加以論列，因為篇幅的限制，祇好把它歸納為「攻守」、「奇正」、「虛實」、「分合」四項，很概括地介紹一下：

打仗的姿勢是很多的，而最基本的姿勢有兩種：一是攻勢，一是守勢。

通常都是力量較強的一方，採取攻擊手段，打算一拳把敵人打翻，得到最終的勝利。而力量較弱的那一方，或者是因為援兵還沒有趕到，或者是打算消耗敵人的兵力，或者是等待敵國內部醞釀政變，或者是時間空間不利於進行決戰，不能採取攻勢。照孫子的意見，採取守勢的目的是「不可勝」，只要使敵人打不勝，目的就達到了；採取攻勢的目的是「可勝」，是取得戰爭的勝利，把敵人打得不能翻身。

不過，所謂「攻」「守」是有條件的，有因果關係的。在甲地採取守勢的，也許是為的節約兵力，好在乙地發動攻勢；在這個地方發動攻勢的，也許是為的牽制敵人的兵力，使別個地方的防禦更加鞏固。就時間來說，當敵人氣勢正盛銳不可當的時候，不妨暫時採取守勢作戰，等到自己力量充實了，再反過手來進攻敵人；假如力量許可的話，先用攻勢挫折了敵人的銳氣，以攻為守，也是合理的。所以攻擊有「陽攻」，有「本攻」；防禦也有「警戒陣地」和「本防禦陣地」。可以「以攻為守」，也可以「以守為攻」。

講到打仗時的攻擊和防禦，便不能不講軍隊的奇正。

「奇兵」和「正兵」是老名詞，用現代的術語來說，正兵就是第一線兵力，奇兵就是預備隊。

我們細細研究了關於孫子奇正的理論，可知他的戰術思想，受黃帝的大臣風后所著「握奇經」的影響很大。凡是學過戰術的軍人，都知道預備隊的掌握是如何的重要，孫子所說的奇兵，妙就妙在一個「握」字。「握奇」就是把預備隊握在手掌心裏，必先「握奇」，然後才能「出奇」。

孫子說：「三軍之眾，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，奇正是也。」又說：「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」又說：「戰勢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也。」正兵和奇兵好此一個人的兩隻拳頭，指揮官運用奇兵正兵戰勝敵人，正和一位拳術家揮舞他的兩隻拳頭打倒他的對手一樣。當敵人來攻的時候，我們就派遣一支軍隊抵擋他，等到有機可乘的時候，再拿出預備隊來對準敵人的要害，給他猛烈的打擊，出奇制勝。

奇正是相對的說法，假如第一線的是正兵，那末預備隊就是奇兵，預備隊拿出去以後，就成為正兵了。通常預備隊的縱深是很大的，有第二線、第三線、第四線……預備隊的區別。預備隊開到前線，原來在第一線作戰的隊伍就回到後方休息，整理補充，變成預備隊。正如拳術家把左拳打出去，右拳便收回來，右拳打出去，左拳便收回來，一奇一正，一正一奇，奇而復正，正而復奇。所以孫子說：「善出奇者，無窮如大地，不竭如江海。終而復始，日月是也；死而更生，四時是也。……奇正相生，如循環之無端，孰能窮之哉？」

打仗的要訣是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」，能夠當敵人不意的時候，突出奇兵打擊敵人無備的地點，一定可以取勝。但「不意」與「無備」，都是敵人兵力薄弱空虛的所在，因此，打仗便離不開「虛實」，不知虛實，便不知道攻守，更無法運用奇正。

孫子把軍隊比作水，水是避高趨下的，軍隊必須避實擊虛。

在「虛實」篇裡，孫子更有非常精彩的理論。他所說的：「出其所不趨，趨其所不意；」「不趨」、「不意」就是虛。他所說的：「行千里而不勞者，行於無人之地也；」「無人之地」就是虛。他所說的：「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；」「不守」、「不攻」也是虛。他所說的：「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，善守者，敵不知其所攻；」「不知其所守」與「不知其所攻」，結果必虛。明瞭敵人的虛實是用兵的先決條件，虛實明瞭以後，才能避實擊虛，才能做到「兵之所加，如以礮投卵」一樣。

打仗的心理往往是極端矛盾的，比方說，關於敵人的虛實，要做到沒有一點兒不知道，而自己的行動，則希望敵人連一點兒也不知道，所以一方面要組織情報網，實行偵察；另一方面又要盡量用偽裝隱蔽的方法掩護自己，欺騙敵人。前者是要敵人現出原形，後者是使敵人看不見自己的真相，也就是孫子所說的：「形人而我無形」，做到這一點，我們可以集中力量打壓敵人，敵人不知道我們要打擊他那一點，不能不分散力量，多方設防。

假如雙方兵力相等，我們因為知道敵人的虛實，便把力量集中到一處去打擊他，敵人不知道我們的虛實，就分為十處設防，結果我們以十倍的兵力去攻擊他，所以在決戰的時候，卻是我眾敵寡。歷史上的偉大將帥，往往運用這種戰法，以寡擊眾，這種戰法，現在叫做「決戰點的優勢」。

孫子對於這種戰法，確立了千古不變的法則。他以為我們所選定的決戰地點必須保守秘密，敵人既不知道在何處決戰，一定處處防備，這樣一來，我們在決戰時候所面對著的敵人就大大減少了。他又具體地說明：「備前則後寡，備後則前寡，備左則右寡，備右則左寡，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。」並揭示了一項重要的原理：處處防備敵人進攻的，雖眾亦寡；能夠集中力量選擇有利地點進攻敵人，使敵人防備自己的雖寡亦眾。

在客觀方面，兵力多的一方，並不一定得到勝利；反之，從客觀方面，兵少的一方，憑藉著主觀的努力，取得決戰點的優勢，一樣可以擊敗強大的敵人。孫子說：「知戰之地，知戰之日，則可千里而會戰；不知戰地，不知戰日，則左不能救右，右不能救左，前不能救後，後不能救前，而況遠者數十里，近者數里乎！」預先決定會戰的地點和時間是爭取決戰點優勢的基本條件，而決定有利的地點和時間，準備決戰，並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必須指揮官正確地了解敵人的虛實，用智慧的眼識破戰機，用敏捷的手把握戰機，歸根結底，問題的關鍵還是在遣將。所以孫子說：“依我看來，越國的兵雖多，對於取勝有什麼好處呢？”

如何在決戰地點和決戰時間做成敵人的「虛」與自己的「實」，完全是兵力的分合問題。孫子在二千四百年前說出「分合為變」四個字，真是兵學界的大發現。凡是歷史上的名將，沒有不懂得分合原理的；只要善於運用分合原理於戰場上的，都可以成為歷史上的名將。

兵力的分合生出奇正，生出虛實。把奇兵握在手心裡，是分；出奇兵以擊破敵人，是合；分則虛，合則實。如果敵人可能進攻的地點有五處，卻把兵力集中起來防守一處，這一處固然實了，其餘四處必定異常空虛。聰明的人，當然不肯這樣幹。奇正、虛實、分合本來是哲學性的問題，打仗的好手對於奇正、虛實、分合的變化，應細心揣摩，善於運用。當分就分，當合就合；分而能合，合而能分；為分而合，為合而分；分合得妙，才能取勝。

分合也有很多的種類，例如把軍隊分為第一線作戰部隊，是前後的分，把戰線分為正面和兩翼，是左右的分；現在的空軍、陸軍和海軍，是上下的分。預備隊加入前線作戰，是前後的合，軍隊的幾路分進合擊，是左右的合；空、海、陸軍協同作戰，是上下的合。

現代的戰爭，不只是兵力的分合問題，而是整個國力的大分合。戰鬥力的物質力與情神力、技術力是分，國家這架戰爭機器中的政治組織、外交組織、經濟組織、文化組織、軍事組織也是分，但打起仗來，即要使政治、外交、經濟、文化等統統和軍事行動密切配合，實行國家總動員，並且要和利害相同的國家成立聯合陣線，分合的寬度、深度、密度、隨著科學的進步，已經發展到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的階段。而孫子早就提出「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」的原則，足見他已經分合到敵人的心裡了。

偉大的將帥，打起仗來有些神妙莫測的，他能夠化腐臭為神奇，轉敗為勝，死中求生。所以研究戰術的人，都稱打仗的方法為「戰爭的藝術」，孫子所說的「微乎微乎，至於無形；神乎神乎，至於無聲」，就是戰爭藝術的最好注腳。